

康拉德著
袁家驊譯

黑
水
手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康莊林書
東家詩話

黑
水
手

尚書中書館藏

Joseph Conrad 著
袁家驊 譯

黑

水

手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黑 水 手 一 冊

(36127.2)

The Nigger of the Narcissus
每冊定價國幣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Joseph Conrad 驛

譯述者 袁 家 驊

編輯者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董事會編譯委員會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本書針對者蔡仲宣)

譯者序

一

康拉德是近代英國文學史裏一個不易解說而近似奇蹟的人物。他二十歲開始學習英文，四十歲左右認真地從事創作，六十歲成了歐美文壇上聲名赫赫的偉大作家。他不是從跳板或舷梯緩步登上英國文壇的，旁人發覺並注意他時他已經來到水手艙裏，甚且爬到桅桁上去了。他是個波蘭人，最早最深的氣質是斯拉夫種的，童時受的法國（拉丁民族）文化底教養，青年以後採取了英國（條頓民族或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底信仰和生活，二十年的海員生涯使他足跡遍及美洲、東亞，尤其是南洋羣島，他可謂以四海為家，因而造成了他有獨無偶的國際地位。他是個文化侵略者，同時也被旁的民族同化了。

在生活和性格上是如此奇特，在英國近代小說底發達上他底供獻倒也是相稱的對照哩。許多大小說家，(Meredith 與 Hardy, Henry James 與 Stevenson, Galsworthy 與 Bennett) 都跟康拉德有同樣的傾向，把小說當作藝術看待。他們裏面尤以傑姆斯與康拉德最為鮮明顯著。他們二人在每篇小說前頭寫的序文便

是自覺的經驗底告白和信仰底宣言。小說不是單供消遣的娛樂品，不能單作道德的教訓，也不是記錄報告的文件。小說家自有崇高的信仰，自有永恆的真理，他底使命便是探發宇宙與人生所蘊涵的這個真理，將他用最有效力的巧妙方法宣示給一般人。這兒所謂真理，與科學家或思想家底觀點當然不同，寧可說是感情的。同是一根草，一只鳥，一塊石頭，一回人事的變動，每因觀察者注意與興趣底差異，其所揭發的真理不同，給予旁人的功效也便不同了。

康拉德對於小說藝術的理論或主張，在娜仙瑟使號底黑水手底序和它底經歷談（又名回憶錄，A Personal Record: Some Reminiscences）裏，說得很明白。照他底意思，任何藝術無非是一種嘗試或努力，「是要從宇宙底形，色，光，影裏，從物質底表像裏，從生活底事實裏，探尋各個的根本，永恆的元素——它們所共有的一個既能啓發靈智又能堅定信仰的性質——就是它們生存底真理」。這是藝術家底目的和雄心，是他嘗試底起點，也正是他努力底終點，因為永恆的元素——生存底真理，不就是供人們「一瞥，一嘆，一笑」的資料麼？至於這藝術工作底程序，第一步是呈訴於感覺。「一切藝術最初無不訴諸感覺，而藝術目的，倘以文字自己表示時，也必須通過感覺以爲呈訴的憑藉，假使這目的底最高願望是要達到易起反應的感情底泉源」。

通過感覺達到感情底泉源！通過感覺是「借文字底力量，使你聽見，使你感得——尤爲首要的是，使你看見」。這個「看見」，在肉眼與心眼是一致的。心眼可以說是想像，是感情底泉源，是「我們由於天賦而非由於學習

——因此更能耐久不變的性質」。所以在某方面，感覺與想像是一體的，只有表裏之不同。寫實主義，或狹義的自
然主義，因此還嫌不夠。一九〇二年他給 Bennett 寫信，說：「我並不反對你底主張，只是反對你所主張的寫實主
義。你還夠不上絕對的寫實，因為你太泥守寫實主義底信條了。你在藝術上的寫實主義永遠不會達到真實呢你
底藝術，你底才能，該盡忠於更博大更自由的信仰纔對」。這更博大更自由的信仰是從想像裏產生的，它底淵源。
「是我們歡愉與驚奇底能量，是我們對於生活周遭的神祕意識；是我們所具有的憐憫與美麗與苦痛的
意識；是一切生命息息相通的情誼——是纖細巧妙而顛撲不破的休戚相關底信念，這信念使無數寂寞的心
相投相契地交織在幻夢，歡樂，憂愁，志願，空想，希望，恐怖裏，使人與人互相聯絡，使人類——死的同活的，活的同
未生的，都團結成一體」。

呈訴於想像，呈訴於普遍的感情，乾脆說，就是呈訴於氣質。小說藝術，跟雕刻，繪畫，音樂一樣，以感覺與想像為媒介，
使個人底經驗受過氣質底冶鑄傳達給旁人，激引起普遍的感情來。這普遍的感情裏便含有道德或倫理的意味
與使命了。

氣質底冶鑄能決定一個作家底傾向。康拉德在他底歷談裏明白承認，浪漫的意識或感覺是他天生的才
能。海員生涯實際上是夠平淡的了，永遠是單調的水與天，永遠是艱苦的勞工，有時驚險的風濤叫你沒有寧靜吟
味的瞬息餘暇。可是這種生涯表現在他底小說裏便帶有紅紅的熱烈的火焰，儘管是平凡的人物與情景，但是經

他一渲染，讀者彷彿來到童話或神話底世界裏了，這作用全由於他底浪漫的情調和浪漫的氛圍。是以有些批評家送給他一個尊號，叫作「浪漫的寫實主義」。

寫實主義，或更狹義的自然主義底宇宙是純客觀的，純科學的。康拉德則於自然底存在以外還承認人類自己的意識。他同赫胥黎（Huxley）一樣，主張宇宙底演變是雙重的，一是自然本身，一是倫理的意識。他同哈代一樣，認為這雙重的演變是二元的，各不相通，結果倫理的意識往往造成崇高的悲劇。自然於人原無恩怨，人在自然裏的地位原不足喜也不足悲，可是等到你知道你自己是自然底一部分，發見你無法違抗自然底命運時，悲劇就開始了，掙扎，憤怒，苦痛，就相繼而來了。這近似 Pascal 把人喻為有思想的蘆葦，蘆葦假使被整個宇宙壓碎了，自己卻比宇宙高，因為蘆葦知道自己被宇宙壓碎，宇宙卻並不知道。這個知道，正是悲劇底種子。康拉德不能像梅雷迪相信人類意識也是自然演變底一部分，可是他也承認藝術能啓示這永久的悲劇，能予人以慰解，鼓勵，和超度。他不像哈代隱隱地覺得悲劇會叫人灰心絕望。自然是千變萬化的洋洋大觀，令人崇慕，令人愛好，或者令人痛惜。我們底觀感，溫甜也好，酸苦也好，自身成爲一種道德目的。命運激發我們底良心，笑和淚，恬靜和好奇，恐怖和熱情，都是我們派定的能事。藝術家底使命和職務是忠實地顯示這幅人人賞鑑的景像，這齣人人參預的戲劇，這個使人與人互相連結的感情淵源。藝術家所專致的嘗試努力，只是一把一種最高的品評加於眼見的宇宙，揭發宇宙一切形相所蘊藏的，多樣而單純的真理。這種真理是人類永遠共有的遺產。康拉德在經歷談裏說得很

明白，人類社會只建築在很少幾個簡單的觀念上，而其中最崇高的一個觀念便是「忠」。忠於自己，忠於旁人，忠於工作，忠於生活，忠於信仰，忠於你底一瞥，一笑，偉大與渺小，崇高與低微，全憑你行爲底忠底程度。尤其是到了困苦顛連的逆境，「忠」底最後最高的表現形色便是悲劇。你對於人類所能有的供獻全賴你盡忠的力量。康拉德底浪漫氣質就在他底這個信仰裏。悲劇以忠爲生命纔能得到和平的解脫，纔能不叫人灰心絕望。所以吉姆爺底俯首就命，勝利 (Victory) 裏 Heyst 與 Lena 底犧牲，都是在這崇高的境界裏收場的。悲劇正是道德的勝利。這同希臘人底悲劇觀念倒有幾分相似。

娜仙瑟使號底黑水手底序，可以說是康拉德作家生涯底宣言。一八九七年八月至十二月，W. E. Henley 主編的新評論 (New Review) 上逐期刊載這篇小說底一章，最後把這篇短文當作「作者跋言」附在末尾，可是一八九八年單行本出版時，這篇短文卻被抽掉了。一九一四年他底朋友 Richard Curle 請求康翁將它收入單行本，康翁意似活動，終未首肯。他爲什麼這樣猶豫呢？是不是深怕引起讀者底誤會？難怪有些人說，這篇序文裏，新穎的部分還不夠明白精確，而明白精確的部分還不夠新穎。但是現在我們細玩康翁躊躇不決的態度和字裏行間流露的情意，他底慎重，嚴肅，和真摯，是值得景仰，頗耐尋味的。這樣清明的藝術良心，堪與 Flaubert 相匹配。我們感謝他替後來的批評家解除了許多麻煩。從這篇優美的短文裏，我們能窺見康翁底思想體系，和他對於宇宙，人生，藝術，小說的見解。他這種明晰的愛好論理的態度，許是受了法國文化底影響罷。"Il y a toujours

la manière.”

二

娜仙瑟使號底黑水手，假使不是康拉德最偉大的，至少是他最優美的，也許是他最得意的一篇傑作。爲幫助讀者底親切了解，關於康拉德自己底意見，倒是值得知道的。這篇小說是康拉德天才底創作，也是他許多年航海生涯底結晶。康翁晚年向他底傳記作者 G. Jean-Aubry 說明小說裏所含事實底成分道：

我所描寫的是娜仙瑟使號從孟買到倫敦的一路航海情形。事實上娜仙瑟使號上那黑人底名字並不是詹姆斯·惠特，那是色什蘭公爵號（Duke of Sutherland）上另一個黑人底名字，書裏開章第一幕底最初印象是在格雷夫孫（Gravesend）時色什蘭公爵號底水手班子上船的情節，那是我最初加入的一條船底水手班子。我已經忘卻娜仙瑟使號底黑人底真姓名了。你知道，我是寫小說，不是寫歷史，所以我儘可隨意選擇，但求於人物事節最爲貼切，能幫助我製造我所願望的整個印象。我所描寫的人物大部分確是屬於真的娜仙瑟使號底水手班子，這裏面有可敬的辛格爾敦（他底真名是蘇立凡 Sullivan），阿吉，白耳發，和唐庚。那兩個斯干的那維亞人是我從另一條船上的伙伴裏找來的。這一切現在是陳舊了，可是當我寫那本書時，都還活楞活現地在我眼前呢。我記得我看見那黑漢的最後一次，恍惚像昨天發生的事。那天早晨我是後甲板值班的職

員，五點鐘光景我走進那間雙層舖的房艙，他正直挺挺地躺在那裏。下鋪上面放了些繩索，栓釘，零碎的布料，預備需要時好隨手拿到帆工室裏去。我問他覺得怎樣，他幾乎沒有回答我。俄頃，有人給他端來一杯咖啡，杯子上裝了個鉤子，預備掛在床沿邊。六點鐘光景，負責值班的職員來告訴我他死了。不久以前我們在海角迤南尼突磯（the Needles）附近遇到可怕的颶風，那颶風底印象是我在書裏竭力描寫過的……

至於全書底結尾，是從我在同樣情景之下所經歷的幾次航海裏採取來的。事實上是在鄧可克（Dunkirk），我得替娜仙瑟使號卸一批貨，終於捨舟登陸了。

這段談話是康翁底回憶。這本書大概是他一八八四年裏六個月航海生涯底寫真罷。

一八九六年秋天，康拉德致全力於這書底寫作。他原擬完成一個短篇，命名爲『水手艙：船與海員們底故事』。但是在康翁著作生涯裏，一件作品往往於製作時生長繁榮，直到次年二月十九日全書纔脫稿。據說他剛讀完 Flaubert 底 Salambo 便動手寫這書，所以娜仙瑟使號水手艙裏的海員們同 Hamilcar 底花園裏的蠻人們頗帶有相似的情致。當年十月二十九日他們給 Edward Garnett 信上說：

不消說，什麼也不能變更黑水手底程序。由它去不受衆人歡迎罷，這是沒辦法的。可是我覺得這東西——在我無論如何可貴——在局外人有多少點誘力，表面上究無足重輕。至於缺少情節，不錯——人生原來如此。不完全的歡樂，不完全的悲哀，不完全的無賴下流或英雄氣概——不完全的苦難。事變紛至沓來，結果卻一無

所有。你該懂得我底意思。許多機會繼續得還不夠長久。除非是在一本小孩底冒險錄裏。我所說的那些機會，從沒有完過，卻像虎頭蛇尾，旋即烟消雲散，叫我來不及比旁人多造就些。……

康拉德用一面透視的鏡子，直看到人生底核心，然後逼真地一幅幅呈顯在我們眼前。高明的寫實不是刻板的記錄，而是生命與心理底表現，因為宇宙一切都有存在，有生命，有心理的狀態。康拉德談到娜仙瑟使底黑水手，道：

我想寫的是一羣人底心理和自然底某些方面。可是他們面前的問題並不是海底問題。這祇是船上發生的一個問題；因為陸地上的紛紜騷擾遠遠地隔離了，孤獨寂寞的況味使這問題格外顯著，帶有特殊的力量和色調。

爲要探發心理底深處，那生命底核心，康拉德採用一種斜曲的敘述法（*Oblique method of narration*），旁敲側擊，若即若離，幾使讀者陷於迷離恍惚的異境，末後，驀地裏電光一閃，人物底輪廓和姿態映照得畢清，意外的一瞥給你留下永遠不可磨滅的印象。這種側面透視法，康拉德運用得比梅雷迪斯和傑姆斯還純熟，是康翁藝術底精髓。長期的虛懸與黑暗正所以增加霎時的證實與光明底效力。黑炭吉密是真病還是裝病？船友們爲他底病（猜情是肺癆）變得心猿意馬，手忙腳亂，是由於妒忌，憐憫，好奇，還是愛開玩笑？我們彷彿也是船友之一，混進混出，去探望吉密，去同他聊天，有時不禁嫌惡他，有時又覺得他怪可憐。船友們底情趣，正是作者或故事敘述者底情趣，也變作我們讀者或旁觀者底情趣了。這種普遍的同情心理，關切也好，淡漠也好，不知不覺地越往後越深刻，越

往後越強烈。結局呢，吉密死了，嘴角掛下一條紅紅的血絲，那慘怕的情狀同夢魔似的叫你沒法融釋。

三

娜仙瑟使號底黑水手是一篇航海記，從孟買到倫敦，歷時約五六月。小說底主題是許多淳樸的水手對於「死」的感情掙扎。死好像個祇可感覺而不可捉摸的陰影，隨着黑漢吉密上了船，盤據了娜仙瑟使底甲板和艙室，盤據在人人底心頭。娜仙瑟是個漂浮顛簸的小世界，水手們是一羣天真野蠻的孩子，吉密原是個零餘者，卻成了團體感情或心理底焦點。並無所謂故事，結構，情節，只是生命底片段，被康拉德點化了，彷彿成爲 *Keats* 所歌詠的希臘古瓶。生與死是個偉大永遠的象徵。幻變的意境，神祕的霧圍，離奇的情調；使一個個舟子變作一星星火焰般的靈魂。在絕無寧息的現實裏那不可解釋而又無法擺脫的死底幻影彷彿是一切現象底種子，彷彿是整個動機和效果底線索。

一篇單純而又豐富的散文小說，熱烈濃豔卻好像一首長抒情詩，迂曲緊張又好像一齣戲劇。全書分爲五章，無異於一個悲劇底五幕；這悲劇就是生命自身。第一幕開場是大副白克君與腦爾士底對話，把黃昏時分娜仙瑟使號停泊在孟買港的光景連聲帶色地和盤托出一個個角色，尤其是辛格耳敦，唐庚，和吉姆斯惠特，挨次登場。各個角色底性格在動作和姿態裏活現了。第二幕是航程開始的頭一個月，風和天清，吉密遷入了病室。第三幕是好

望角海面上遇見風暴，海員們奮勇掙扎，拯救他們所托身的可愛的船兒，拯救他們所厭惡而不能忘情的吉密。船身傾側得異常厲害，桅檣同水面平行了，從浪峯栽下浪谷，又從浪谷翻上浪峯，那一片騷擾渾沌的情景彷彿透過了顯微鏡呈現在我們眼前，叫我們提心吊膽，卻又神往不已。第四幕航程轉向了，已經繞過風暴發源的海角，折往西北。吉密患難餘生，想作最後的掙扎，要求出外工作，卻沒有獲得船長底允許。水手們憤憤不平，蠢蠢欲動；一天黃昏，唐庚——被迫害的可憐蟲啊！——用釘釘擊長官，可是終於被嚴峻的船長懲治了。最後一幕，遇見大西洋裏的羣島以後，吉密死了，祇有敵意的下流的唐庚守在他旁邊。吉密遺體被海葬了。娜仙瑟使號駛入英吉利海峽，駛入泰姆士河，到達倫敦。那些海底孩子們領了工錢各奔前程——那永遠等待着他們的共同的命運。這就算是小說底故事，結構，情節，反正並不怎麼太關緊要。

全部人物裏，那嚴峻沉默的阿里斯篤船長，和那耽於幻想的芬蘭人王密保，似乎帶了點康拉德自己的性格。至於故事敘述者，常在書裏用第一人稱，明明是船員們之一，事實上彼此卻不生關係，時隱時現，出沒無定，宛似個神明的超然旁觀者，許是馬羅底童年罷。這個旁觀者，是透視鏡底本身，是藝術家底氣質和感情和理理解底總代表，是康拉德自己；不過這部小說是康拉德早年的第一篇傑作，所以這種技巧還不十分鮮明。

海員底性格與生活往往是苛刻而又溫柔，殘酷而又寬洪。談諧與諷刺只是個假面具，隱藏在後面的是深厚的同情。捨己從人，聽天由命，或寬大容縱，並非是漠不關心。淡漠只是種溫雅的脸色，只是種高貴的態度，裏面依然

有同情，儘可深淺不同。同情是靈魂與靈魂底休戚相關的感應。靈魂底孤寂愈深刻，休戚相關的同情也愈尖銳。同情在倫理的意義上就是「忠」。藝術家不必說教宣道，但是比說教宣道者底力量更強大，功績也更久遠。

四

談到康拉德底風格，最要驚嘆的是他蘊釀，渲染，擴大，和延長「霧圍」的詩才。他底想像，他底詩人的幻覺，在霧圍底創造上表現得最深也最高，就是梅雷迪斯和哈代也不得不居下風。所謂霧圍，原是心理的狀態，同時又是瀰漫在空間的色調，不知不覺間使我們浸潤，滲透，迷醉在一種精神的氣體裏。海上的黃昏，深夜，清晨，海上的霞彩，星辰，雲影，不是些活圖畫麼？呼呼尖叫的暴風，洪洞雷鳴的浪濤，托落托落的滑車，不是些驚心動魄的音樂麼？水手們爬上索梯，調整帆桁，拉轉繩索，或旋轉舵輪，是多麼神聖又多無意味的生活啊。生命自身就是帶有詼諧和諷刺的東西！神祕！我們讀時只覺字字燦爛濃烈，字字顫震鏗鏘，同時詞句底配搭和體態都那麼勻稱優美。文字竟有這般魔力，文字自身變作生命底象徵了。

以這樣奇特美妙的風格，從事逐譯的人能不隨時興望洋之嘆！大家知道詩歌是不能譯的，那麼這樣詩的散文至少也是不易譯的了。保留風格誠談何容易！自然，翻譯也是一種誠實的工作，可是在我，不求有功，但求寡過！我於逐譯娜仙瑟使號底黑水手一書時，除對於原文風格感得最大困難外，餘如水手俗語，造船工程，氣象與航海知

識，無不盡力考據斟酌，然而仍不免有不放心和不愜意處。

我譯這書，開始在一九三三年底秋天，直到現在——一九三五年底夏天了，纔告完成，中間屢經折磨，原文底艱難和自己身心底不寧使工作不能如意進行。一九三四年夏，我底詠兒被庸醫所誤而夭殤，影響這工作竟擱置了半年多。現在幸而譯成，這部譯稿權算作我夫婦痛悼詠兒的小小紀念品罷。我愛這書，不但愛康拉德藝術的成功，並愛書裏所含哲學的意味。我想起佛家所說「哀愍衆生，長溺生死海中」。我想起孔子所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我想起 *Heraclito* 所說「一切都逝，無物長住」。我想起 *Montaigne* 引申 *Cicero* 所說的「窮究哲理是就死的準備」。我又想起 *Novais* 所說「窮究哲理可以消除隋性，添增活力」。但是我更景慕「苦痛和勞工底無邊沉寂」，「那些微渺，健忘，而堅忍的人們底啞默的恐怖和啞默的膽量」。

一九三五年七月袁家驊於北平。

本文參考書：

1. *Joseph Conrad: A Personal Record.*
2. *Lovett and Hughes: The History of the Novel in England.*
3. *G. Jean-Aubry: Joseph Conrad, Life and Letters.*

4. Abel Chevalley: *The Modern English Novel*, tr. Ben Ray Redman.
5. Elizabeth A. Drew: *The Modern Novel (Some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Fiction)*
6. R. L. Méroz: *Joseph Conrad's Mind and Method*.
7. Liam O'Flaherty: *Joseph Conrad, An Appreciation*.
8. Arthur Symons: *Notes on Joseph Conrad with Some Unpublished Letters*.
9. F. M. Ford: *Joseph Conrad, A Personal Remembrance*.
10. Hugh Walpole: *Joseph Conrad*.
11. Conrad to a Friend, 150 Selected Letters from Joseph Conrad to Richard Curle.
12. Gustav Morf: *The Polish Heritage of Joseph Conrad*.

以上參考書以首列三種爲主要，上文第一節多依據第二種，第二節多依據第三種，而參以已見，第三第四節則多係已見云。